



商品與生活

鈴木春信〈淺草晴嵐〉的浮華世界

■ 朱龍興

十八世紀的日本江戶（今東京）已是超過百萬人口的大都會，市民及其生活成為藝術贊助的來源與表現的主題，我們現今所熟悉的日本浮世繪套色版畫，便是當時城市文化中的產物，而1765年多彩版畫——「錦繪」的出現，更可謂是藝術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錦繪的成就不只在於印刷技術的使用，因為早在中國明朝末年便可見這樣的應用，更在於此為當時大眾消費下的藝術呈現。本院近年所入藏的鈴木春信〈淺草晴嵐〉（圖1），便是錦繪的代表佳作。此件因應商業所出現的設計，不只本身就是一件悅目的商品，畫作內容也處處流露商業文化的氣息，本文以「商品」為論述主軸，希望為讀者揭開這件日本文物的有趣面貌。

鈴木春信如何成為商業設計的高手？

有關〈淺草晴嵐〉作者鈴木春信的生卒年，小林忠依據大田南畝（1749-1823，以下簡稱南畝）《半日閒話》（1770）、司馬江漢（1747-1818）《春波樓筆記》（1811）等資料，推測春信大約生於1725年，卒於1770年6月14～15日間。至於春信的活動地點，則主要參考森島中良（1756-1810）《反古籠》（1804）記載，判斷鈴木春信的作畫處就在神田白壁町，即現今東京JR山手線神田站附近。《反古籠》除了提及春信的作畫之處，還說春信的畫作習自西川祐信（1671-1750，以下簡稱祐信）。¹確實，如果我們比對祐信與春信的作品，春信許多圖畫中的人物形象，皆取自祐信繪本（如：《繪本小松原》、《百人女郎品定》、《繪本千代見草》）中的插圖。²無庸置疑，春信正是利用這種轉移改寫的手段，快速地設計出一張又一張的精彩傑作。不過，光是吸引人的構圖與造形尚不足以滿足江戶市民的胃口，曼妙的線條搭上華美的配色，才真能反映出百萬人口的浮華世界。

單色墨印是浮世繪版畫最先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模樣，後來，先以彩筆填色，再有色板印製，使視網膜上的印象更見豐富，進而，透過套色技術的精進，1765年時已可見到至少五種不同的色板印製於同一張畫紙之上，這種多彩的展現被類比為華麗的錦緞，外界以「錦繪」稱之。需特別提出的是，多彩套印版畫的形成，並非只單單依賴於套色技術的演進，適當材料及需求條件的成熟，亦成為不可或缺的因素。例如使用更具韌性的「越前奉書」或「伊予砥紙」等紙材，才得以提供多次印刷的可能性。

至於需求條件為何呢？日本浮世繪多彩版畫的印製，一開始並非基於商業獲利的考量，

而是因應「大小會」對於「繪曆」精美的要求。所謂的「繪曆」是什麼呢？從字面上來看即指以圖畫為主的月曆，當時日本採用陰曆，設計師將30日的大月、29日的小月、及閏月等標示，藏身於圖畫之中，形成一種視覺上的趣味。而「大小會」即為交換「繪曆」所成立的特殊社團，明和初期（1764-1765），以大久保甚四郎及阿部八之進砂雞為中心，在各地舉辦交換繪曆的集會，後來更借用了湯島茶屋作為交換的場地，一時間，這樣的活動造成不小的風潮。如此的盛事在風行一、二年後，終於促成「錦繪」的產生。大田南畝在《金曾木》（1765）中寫著「大小會終錦繪新」十足反映出當時的情景。³1765年錦繪所帶來的多彩世界，也宣告了浮世繪版



圖1 1768-1769 鈴木春信 淺草晴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1824 江戶買物獨案内 內頁 日本早稻田大學藏 取自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bunko10/bunko10_06650/bunko10_06650_0001/bunko10_06650_0001_p0020.jpg，檢索日期：2018年4月7日。



圖3 1834 長谷川雪旦 江戶名所圖繪 插圖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取自<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59055/17>，檢索日期：2018年4月7日。

畫邁向另一階段的新境界，二年後，南畝在《寢惚先生文集》（1767）中將如此的藝術新境，寫成〈詠東錦繪〉：「忽自吾妻錦繪移，一枚紅摺不沾時，鳥居何敢勝春信，男女寫成當世姿。」⁴

綜合來看，鈴木春信在錦繪設計上能大獲成功的原因，首先是交換繪曆社團的興起，提供了套印版畫研發的資金，其次，前人如西川祐信所創作的繪本，供給了圖像創作的充分養份，使圖像能巧妙且快速地呈現在新的視覺媒介上，這樣的條件，構成了商業設計高手有利的資源。此外，春信還運用了時下的偶像人物，搭配置入性的行銷，提高出版發行商投資生產的意願，〈淺草晴嵐〉即是此時代背景下的創新佳作。

〈淺草晴嵐〉中的商品陳設

〈淺草晴嵐〉在空間營造上十分簡潔俐落，春信安排一間開放式的小鋪作為畫面的主要舞臺，一對男女就坐在舞臺前方，人物的周圍布滿了招牌、物品與圖畫，由此提供豐富的視覺資訊。想瞭解這家店鋪的屬性，最容易著手的地方應該是右側的招牌，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習慣從商店看板中獲取資訊。招牌的中間以大字寫著「御屋うし所」，上方在「御」二旁寫著「かんぱく」，其下方二旁則標記著「本柳や（屋）仁平治」。「うし」（う齒）指的是蛀牙，看到這樣的字眼，應當就能聯想到這裡販賣著潔牙產品。至於「かんぱく」所指為何？喜多村信節（1783-1856）於《嬉遊笑覽》（1830）中指出，「かんぱく」應為《大和本草》（1709）中所指的「肝木」，信節同時指出，這種樹木在江戶常見，葉形如楓葉一般，葉緣三處凸起且相對而生，木料本身具有香氣，可作為牙杖的材料，⁵而下方的「本柳屋仁平治」即為此商店的店名，至此，我們應該就可以知道這間本柳屋就是販賣潔牙用品的商店。

看完店面看板，視線順勢往左移動，可見到拉門上圖繪著一棵柳樹（日文將拉門上的畫

作稱為「襖繪」），正好呼應著右側看板的文字。畫面上彼此唱和的橋段尚不只這一處，例如柳樹左側再度出現了「本柳屋」的文字，便再次深化了觀眾對店家的印象，此外，柳樹上方雖然被垂下的布簾所遮蓋，但布簾上的垂柳圖案卻正好豐富了柳樹的視覺層次，讓人不得不佩服店面設計者的巧思。

如此深具設計巧思的本柳屋座落何方呢？圖畫標題——「淺草晴嵐」，提供了我們這家店鋪就位於江戶淺草的關鍵情報。如果我們再查閱江戶時代所出版的東京購物指南——《江戶買物獨案内》（1824）（圖2）、抑或者是旅遊指南——《江戶名所圖繪》（1834）（圖3），可以發現，像本柳屋這樣的潔牙用品店持續在淺草地區聚集開業。從《江戶名所圖繪》內頁的圖文資訊來看，四家販賣「楊枝」的店家就座落在巨大的銀杏樹下。再仔細看，我們看到左下方店家屋簷的小布簾寫著「柳屋」，再比對招牌文字——「本や（屋）」，頗有宣告此為柳屋本店之意，或許這就是〈淺草晴嵐〉本柳屋在相隔一甲子之後的背影樣貌。

《江戶名所圖繪》中將銀杏樹下販賣潔牙用品的商家稱為楊枝店，現今所謂的「楊枝」即為牙籤，江戶時期則意指為如牙刷及牙籤等剔牙用具，是早上梳洗的重要用具。（圖4）那麼這樣的器物是以什麼材料製成的呢？在《大和本草》中特別提到有一種稱為「黒モジ」的雜木具有香氣，可用來作牙枝，⁶時至今日，我們在日本商場中，依然可見到標示為「黒文字楊枝」的牙籤展示於物架上。事實上，除了「黒モジ」及先前提到的「肝木」之外，柳枝亦是做「牙枝」的材料，在《和漢三才圖會》有二處資料提到：一、「柳枝：去風消腫止痛，作浴湯、膏藥、牙齒藥，又其嫩枝削為牙枝，滌



圖4 約1821 五波亭國貞（歌川國貞） 當世三十貳相 世事がよさ相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Photograph © 2018.05.01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齒最妙」；二、「贅柳：按贅柳生山谷，叢生，高五六尺，葉似白楊葉，而花穗與柳無異，其木枝皆有縱脈起，剝皮如堆文，亦似人脫贅，故呼曰贅柳，木理濃美，可以作牙枝。」⁷由此看來，也就不難理解〈淺草晴嵐〉中的店家以「柳」作為楊枝店名的原因了。

那麼本柳屋中又賣哪些潔牙器具呢？左邊的貨架將店裡的商品一字排開，上下展陳，讓消費者得以一目瞭然主要販售的物品，從外在的型態上，我們至少看到了牙刷及牙籤，此外



圖5 1769 鈴木春信 壳飴土平伝 插圖 日本早稻田大學藏 取自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he13/he13_02800/he13_02800_p0020.jpg，檢索日期：2018年4月7日。

還有四方型紙袋包裝的商品，這就是齒磨粉，也就是牙粉。依據大鄉信齋（1772-1844）在《道聽塗說》（1829）中的說法，有關牙粉在日本的使用，可能起源於1643年由丁子屋喜左衛門自朝鮮人所傳入，一開始牙粉以「大明香藥砂」為名，後來種類才逐漸變得多樣化。⁸在本柳屋展示架的右側，我們看到一臺被矮屏隔開的綠色磨具，應該就是拿來研磨牙粉所用。不論是牙杖或齒磨，一般來說，這些消耗性的日常生活用品不若藝術品珍貴而得以被長久保存，幸運的是，十九世紀初一位名叫布洛霍夫（Jan Cock Blomhoff, 1779-1853）的荷蘭商館館長，當時為了瞭解日本的文化，順勢將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一併與其他器物打包運回荷蘭。⁹更特別的是，布洛霍夫自日本帶回的這些

物件，被視為文物妥善地收藏於博物館內，使得現今人們得以在荷蘭萊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Volkenkunde）中，見到這些留存近二百年的日常器具，其品相就像是昨天才從江戶時期本柳屋這樣的店家買到一樣。¹⁰

要特別一提的是，這類看似潔牙用品的商家，並非是販售單一品項的專賣店，我們在本柳屋畫著柳樹的襖繪左側，尚可見到掛著二幅圖畫：右邊那張可見一小童望著盆中水上的飾品，左邊則是小童手持花朵（其形象十分接近菊慈童）。參照春信好友大田南畝《壳飴土平伝》中的插圖（圖5），二張圖畫的功能便獲了解答。原來本柳屋除了販售楊枝外，還兼賣「酒中花」。更有趣的是，楊枝店兼賣酒中花的情景亦出現在《江戶名所圖繪》及《畫帖時



圖6 1802 歌川豐國 畫帖時世粧 插圖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取自<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51580/18>，檢索日期：2018年4月7日。

世粧》（1802）（圖6）的插圖中，說明了本柳屋與其他楊枝店一樣，在實質上是一間複合型的商店。事實上，除了兼賣酒中花，淺草楊枝店在寬永年間（1624-1643）成形之初，楊枝還與茶筴一同陳列在櫃上販售。¹¹

全球化貿易中的展售小姐

除了廣告與商品，〈淺草晴嵐〉中最吸睛的部分，應當還是落在舞臺上表現出眉目傳情的男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位身著墨綠色小袖和服的美人，可是當時風靡江戶的賣場女孩（日文稱「看板娘」）——阿藤。在春信創造出錦繪的那個年代，男士除了可透過吉原花街的格柵窗戶一窺藝妓所散發的誘人魅力外，他們也常常對於在一般商店工作的專櫃少女趨

之若鶩，例如在本柳屋楊枝店工作的阿藤與在鍵屋水茶店工作的阿仙，便因其姣好的外表而吸引大批男性顧客登門光臨，一時成為江戶熱門的青春偶像，春信曾將阿藤與阿仙二位少女與當時紅極一時的歌舞伎演員菊之丞安排在同一畫面中（圖7），十足反映出賣場少女與巨星同等地位的景象。

不過，即便阿藤擁有受到大眾讚賞的外貌，若本柳屋沒有提供難得的工作機會，阿藤恐怕也難以成為知名的偶像人物。本柳屋楊枝店的出現，或許可以說是拜全球化貿易時代來臨所賜，更確切地說，楊枝店的興起與甜點的流行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前，日本並沒有充足的管道取得蔗糖（砂糖）的原料，這種情況在葡萄牙於1570年在長崎進行國



圖7 18世紀 鈴木春信 阿仙、菊之丞、阿藤 東京国立博物館所藏 Image: TNM Image Archives

際貿易後發生較大的改變。摻入蔗糖的甜點逐漸成為庶民舌尖上的常客，我們常在糕餅店所看到的長崎蛋糕，便是在此背景下登上美味食品的排行榜，也因為甜食的原因，本柳屋看板上的「うし」（蛀牙）成為常見的疾病。換言之，潔牙用品店的開設與蔗糖的使用存在著相當的關聯性。

如果說全球貿易中的蔗糖扮演著〈淺草晴嵐〉中看不見的幕後推手，幕前阿藤及年輕武士手中所使用的煙草，便是全球物流商品中的目擊證人。畫面中，當年輕的武士光臨賣店之時，阿藤立即輕盈地轉身望向背後的武士，這類身戴烏黑頭罩的年輕人，也經常是阿仙的常客。（圖8）有趣的是，武士不論在茶店叫茶，或者在牙刷店買潔牙用品，身邊總不離一支修

長的煙管，至十八世紀時，吸煙道具甚至具備藝術雅賞的功能，¹² 顯見煙草及其搭配的煙管已在江戶人的生活中佔了相當的份量，那麼煙草的味道又是在什麼樣的因緣際會下進入到阿藤與年輕武士的呼吸系統呢？

大航海時代之後，煙草隨著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的船隊進入了亞洲地區，當煙草傳入中國後，開始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其命名的原則大致上依其譯音或外在形態而定，前者如淡把菰、擔不歸、打姆巴古等；後者的命名如髮絲、貢絲、金絲烟、金絲釀等。卜正民說明煙草流傳至中國的途徑時，順勢給了我們煙草傳入日本的資訊，他在〈抽煙學校〉指出煙草進入中國的三條主要傳播途徑分別為：一、由葡萄牙人自巴西引進澳門，再自澳門由廣東

循陸路北；二、西班牙人由墨西哥進口至馬尼拉，再由福建商人帶進中國；三、葡萄牙人將煙草帶到澳門後，再運至長崎，取道朝鮮再傳到北京，其中，第三種傳播途徑即可能是日本接受煙草文化的初始。¹³ 換句話說，不論是阿藤或武士手中的煙管，都可說是全球貿易下所衍生的日常器具。

結語

〈淺草晴嵐〉的尺幅約略就是我們常見 A4 紙張的大小，鈴木春信在如此有限的空間內突破了印刷色彩上的限制，使得大量印製的多彩版畫，成為江戶市民消費生活下的悅目商品。透過畫面的安排，色板所組合出的繽紛世界，不只讓我們看到江戶市的消費文化，經由商品的網絡連結，也讓我們見識了全球貿易下物質流動的力量。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圖8 1768-1772 鈴木春信 笠森阿仙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https://www.rijksmuseum.nl/en/search/objects?q=Suzuki+Harunobu&p=4&ps=12&st=Objects&ii=2#/RP-P-1956-620,38>，檢索日期：2018年4月7日。

註釋

- 小林忠，〈青春の画家——鈴木春信〉，存於氏編，〈青春の浮世繪師鈴木春信——江戸のカラリスト登場〉（東京：千葉市美術館、山口縣立萩美術館、浦上記念館，2002），頁7-8。
- 田邊昌子，〈鈴木春信の函柄借用——見立の趣向としての再評価〉，《美術史》，127期（1990.2），頁66-86。
- 田邊昌子，〈春信という浮世絵師のインパクト〉，《ボストン美術館浮世絵名品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17），頁10。
- 毛唐陳奮翰子角（大田南畝），〈詠東錦繪〉，《寢惚先生文集》（東都、皇都、浪華：切拔屋／小文次，嘉隆屋／才七，初編屋／文十郎，明和四年（1767）），卷之一～七。
- 喜多村信節，〈嬉遊笑覽・上卷〉（東京：成光館，1932），頁274。
- 貝原篤信，〈大和本草・卷12〉（永田調兵衛，寶永六年（1709）），頁29-30。
- 寺島良安，〈卷八十二・喬木〉《和漢三才圖會》（大坂：大野木市兵衛，約1715），頁19-20、22。
- 參見大郷信齋，〈齒磨の角力〉，存於：早川純三郎編，〈鼠璞十種・第2〉（東京：国書刊行会，1916），頁124。
- 有關布洛霍夫自日本攜回荷蘭的清單可參見：Yōko Matsui（松井洋子），Matthi Forrer ed., *Japan through the Eyes of Blomhoff: The Blomhoff Collec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Leiden*（ライデン国立民族学博物館プロムホフ蒐集目録——プロムホフの見せたかった日本）（京都：臨川書店，2016），頁119。特別感謝 Matthi Forrer 教授資料提供，並協助安排參訪萊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庫房。
- 荷蘭對日本文物的收藏主要奠基於 Blomhoff、Fisscher 與 Von Siebold，相關介紹參見朱龍興，〈典藏亞洲——荷蘭的亞洲文物收藏簡史〉，《典藏古美術》，225期（2011.6），頁202-203。
- 山東京傳，〈卷四〉，《近世奇跡考》（大坂：大坂屋茂吉，出版年不詳），頁10。
- 見大槻磐水，〈雅賞第十〉，《蔦録・卷之下》（江戸：芝蘭堂，1797），早稻田大學藏。
- 卜正民，〈抽煙學校〉，《維梅爾的帽子》（臺北：遠流出版社，2009），頁145-180。此外，鈴木達也提出日本煙草自琉球傳入的另一種途徑，見 Barnabas Tatsuya Suzuki（鈴木達也），"Tobacco Culture in Japan," in Gilman, Xun, Gilman, Sander L. and Xun, Zhou, *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London: Reaktion, 2004, 76-83.